民间纪事

父亲是个电视迷

♣ 刘文方

父亲退休已30多年了。起先几个老同志隔三岔五还聚个餐，近处跑跑转转，偶尔搓搓麻将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几个老伙计有病的有病，过世的过世，加上腿脚不便，再没能力转悠了。于是，父亲便迷上了看电视。

父亲是个电视迷。早上八九点到晚上十多点电视从未关过。遇到奥运会比赛、世界杯什么的，看电视时间还会更长，有时甚至到凌晨一两点。虽然每天看电视时间那么长，但他却不头疼、不犯困。他看电视时喜欢站着，半弯着腰，上半身往前面弓着。看电视时喜欢抽烟，右手拇指、食指和中指弯曲着，用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捂到嘴上，一根接一根抽，距离电视一尺多远沉进去看。

父亲看一晌电视，地下烟头能扔一地。拿母亲的话说，这老头儿要钻进电视里，看一晌电视，烟灰能装两大碗。家里客厅没空调，一到夏季屋里像个大蒸笼，父亲浑身流汗却说不热，看电视看得有滋有味。他几乎是小镇上唯一一个按时缴有线电视费的村民。哪几天线路如果出了问题看不成时，总要一遍一遍地打着电话催着修，倘若一天不看电视，都会坐卧不安，比犯烟瘾还难受。冬天屋外大雪纷飞，屋内的他一边弯着腰抽着烟，一边原地走着看电视。

看电视让父亲成了百事通。各国的领导人名字、大国之间关系、世界上最先进武器，科学技术、文化艺术，海峡两岸交流、各种体育赛事、各种比赛规则。总书记又访问哪些国家了，哪个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又提升了，又有哪些教师增资调薪或晋级的政策了，哪里又地震了，国家又发布什么新规定了……他都聊得头头是道。新闻联播、海峡两岸、军事体育都是他的最爱。很多时候他爱看革命战争或抗日、反腐题材的电视剧。

父亲看电视时，旁边若有其他观众，绝对是不能说话的，必须等着听他说。有时候，他也会一边看一边给不识俩字的母亲解说。多数时候，母亲对他看的节目不感兴趣，于是就自言自语唠叨起来："人家的电视还会唱戏，还会有《西游记》《济公》，就咱家电视啥也不啥，不是'洗澡哩'(游泳)，就是'打架哩'(拳击)，'撂骨碌哩'(摔跤)，'捣蛋儿'(桌球)，要不就是一大赶子人撵一个球，跑死跑活。磕碜(恶心)死我了！"

母亲嘟嘟囔囔地拄着拐杖愤愤不平地走了出去。父亲高兴时，听着母亲的话一边笑一边说："你真可怜人，啥也不知道，啥也不啥。"不高兴时，尤其是看体育比赛，中国队输了球或处于劣势时就会大声叫着："别说话！别说话！"一边砸吧着嘴："哎，哎，咋整哩！可惜了！"这时如果有人在旁边插话，他就会一边皱着眉头，一边用力瞪着眼睛盯着谁，又一边大叫，一边用胳膊肘往后面用力空捣几下。这还不算，这个时候千万别叫他，就是吃饭也别叫。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招惹到他，一肚子火药就会戗出来。

我家大宝评论他说："爷爷是个标准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者，在所有体育比赛中，咱中国队是不能输也不敢输，否则爷爷该不高兴了，一不高兴就是家里大事。"听着儿子的话，他一边笑着一边看起了电视。遇到中国队夺金牌时他会一边拍着手一边大叫着跳起来："好啊，真好啊！好啊，真好啊！"伴随着颁发奖牌的国歌声大声喝彩起来。

父亲是个电视迷，但他也有妥协的时候。母亲在世时，每当父亲没爱看的节目时，也会照顾一下母亲的情绪，搜一个戏剧节目或动物世界、人与自然什么的，一边看一边对母亲解说。母亲有点聋，又没文化，看电视理解比较困难。父亲耐着性子大声地给母亲讲解，母亲一会儿一问，像个小学生。有时候一连讲解几遍母亲还听不懂，父亲就会不给她好脸色，于是两人的争吵声瞬间就盖过了电视节目声。

自从父亲迷上了电视后，偶尔有几个来找他玩的老头儿也被他感染了，和他一边沉浸在电视当中，一根根抽起了烟，烟雾弥漫着整个房间，夹着边看边讨论的声音，时光一晃而过。

也有停电的时候，几个投脾气的老人找他玩，于是他像退休前在课堂上讲课一样，站起来一边打着手势，一边讲起了电视节目。从各国关系说到国内发展，从国家大事谈到社会民生，一直到各种法规政策，讲得抑扬顿挫、声情并茂。几个老头儿听得津津有味、目瞪口呆。个别时候也有人像小学生一样提出疑问，于是父亲又围绕问题展开论述，直到他们听懂为止，在一阵阵感慨声中打发完一晌时光。

自从父亲迷上了电视。一家人都开始让着他。早些年一些电视剧热播的时候，儿子、妻子宁肯到邻居家看也绝不敢跟他抢遥控器，否则天都要塌。我更是早早地戒掉了电视瘾，只要他在看电视，说个话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最早的那台黑白电视看坏了，我结婚后又买了一台。后来，这个电视也看坏了，于是姐姐又给家里买了一台大彩电，侄子给他弄来一个老板椅，靠背上垫一个小棉被，让他看起电视来更舒适一些。

虽然父亲在老朋友面前讲电视时高兴得眉飞色舞，但我知道，他是孤独的。人生已走过九十个春秋，路过了多少人，经过了多少事，现在只留下了回忆。

父亲迷上了电视，毕竟精神上有了寄托，生活中不再寂寞。一台电视，让他走遍世界各地，通晓天下大事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打开屋门听到电视声，我就知道父亲依旧在家看电视，这感觉真好。

史海钩沉

苏轼心中有杆秤

♣ 刘诚龙

敕：朕式观古初，灼见天命。将有非常之大事，必生稀世之异人。使其名高一时，学贯千载：智足以达其道，辩足以行其言；瑰玮之文，足以藻饰万物；卓绝之行，足以风动四方。用能于期岁之间，靡然变天下之俗。

具官王安石，少学孔孟，晚师瞿聃。周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；糅秕百家之陈迹，作新斯人。属熙宁之有为，冠群贤而首用。信任之笃，古今所无。方需功业之成，遽起山林之兴。浮云何有，脱屣如遗。屡争席于渔樵，不乱群于麋鹿。进退之美，雍容可观……

这是苏轼给王安石写的盖棺论。王公过世，朝廷追赠王公为太傅，苏轼接了撰稿任务，一口气写了这篇大作。也不知朝廷何以要苏轼来写这篇公文，是看上了苏轼卓异文笔，还是想到了苏轼与王公那些恩恩怨怨？王公虽逝，朝廷里恨王公者有一大批人，苏轼是旧党，曾因反对王公变法，被王公划拉一笔逐出京城，恰是算账时候到了，这笔账也该算一算了嘛。

苏轼把王公夸到天上去，跟奉命作文有关，朝廷追赠王公名誉，可见朝廷态度；其二，古时有一种品人道德，人死为大，不太会因带私恨而恶语相加，趁亡人嘴巴被黄土塞了，无能反驳，乱给亡人加恶语，这不算本事，后来人以之为本事，为文胆，那是后来人的事，古仁人不为。

如果特地让政敌来撰盖棺文章，一、颂词可以大词降为中词，降一下调门。二、使出春秋笔法，夹枪带棒，也是可以的。苏轼给王公做评，全是大词、重词、高词，字里行间见不到一丝讥评。有人因此骂苏轼，给官人无限歌颂，那是奴才，人才不做，只做奴才，苏轼也不过尔尔。真不知如何来看后人心地，是清明还是黑暗？王公都已过世了，苏轼谀他有何用？

苏轼心中有杆秤。别以为苏轼只会歌德，苏轼作人物论，不合价值观的，他是手下不留情，笔下不客气，骂他一个狗血淋头。元祐元年，变法干将吕惠卿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，朝廷文秘班子人多，朝廷并没指定苏轼来写，苏轼却说：这个我来。顺便说一下，苏轼在京都当秘书不到四年，共写外制214篇，内制411篇，合是625篇，这是不完全统计，有些公文可能没保存，一年写一百五六十篇，差不多是两三天一篇，当秘书之累，可见一斑。

秘书文章几乎都是"奉旨填词"，没人主动来挑担，给人称颂歌的还好，骂人之类得罪人，更没人毛遂自荐，苏轼却说我来，挥笔写了名篇《吕惠卿责授建安军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字公书》，开笔开骂："凶人在位，民不奠居；司寇失刑，士有异论。稍正滔天之罪，永为垂世之规。"指着吕氏鼻子，骂他是凶人，凶人两字比小人要重得多，比奸臣都重，苏轼给其定罪是"滔天之罪"。苏轼意犹未尽，继续开骂："以斗筲之才，挟穿窬之智。谗事宰辅，同升庙堂。乐祸而贪功，好兵而喜杀。"

苏轼此文一出，吕氏恨得牙齿咯咯响，气得身体筛糠，比杀父之仇更仇，比夺妻之恨更恨，比挖祖坟更挖他心窝子。若说苏轼评王安石，骂他，王公起不来辩，颂他，王公起不来谢，吕惠卿不一样，他是活人，宋朝贬谪有些耍小孩子把戏的，胡汉三夹着尾巴逃跑了，胡汉三带着棍棒又回来了，那是常事。苏轼是知道这一点的，苏轼运笔却不考虑这一点，可见苏轼对吕氏确实恶心到心底去了。后来，苏轼遭贬，朝廷在论苏轼该贬何处时，仁人君子一致意见是，不能把苏轼贬到吕氏那里去，不然，指定会闹出人命案来。

苏轼颂王公，颂到九重天上去了，苏轼骂吕氏，骂到十八层地狱来，苏轼颂骂，秉持的是何般价值观？若论政见，王公与吕氏，都是变法派，王公是变法主角，贬义一下，他是变乱祖宗成法的主犯，吕氏只是小萝卜头，不过是从犯，苏轼政见与王公是不同的，不仅苏轼，苏轼之爹苏老泉，对王安石恶感很强，国恨家仇，苏轼对王公应该没有太多好感的。他给王公写人物论，一，可以推脱不写；二，要写也可以塞点私货，泄一下私愤。苏轼却全无个人成见，抛却个人恩怨，甚而把政治立场掷出笔外，心头笔头，全都是热情赞歌。

苏轼如此论王安石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他觉得王公是君子，王公贬谪苏轼那会儿，没有夹杂私仇，只是公心，苏轼反对变法嘛，要把变法进行下去，政治家大都要搬开绊脚石；苏轼感受到王公高人品，是在乌台诗案后，朝廷欲杀他，已经到南京闲居的王安石说话：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？一句话救了苏轼卿卿性命。

贬苏轼的，是王公，救苏轼的，是王公，王公对苏轼有恩有怨，苏轼论王公也当有褒有贬吧。苏轼论王公有褒无贬，源自苏轼心里有杆君子秤：王公政见虽然极端，王公人品绝然端正。反观吕氏，这厮公认是小人，谗事宰辅，同升庙堂；细察皇上对王公有不满，背后向恩人射击暗箭，告发王公曾给他私信，中有句杀伤力大的是"无使上知"。他心中政见全是见风使舵，他个人人品全是精致利己，苏轼觉得，政见不是问题，人品才是大问题。人品好，不管政见如何，苏轼颂之；人品差，不管政见怎样，苏轼骂之。

论人物从人伦出，褒贬人物出自人物人品好坏，是古人评人论世的大道统，做人讲伦理，政敌也佩服的；做人无伦理，政友也未必是瞧得起的。他人论，尤其是君子做论，那是人最后的形象，这告诉我们：不管做什么，先要把"人"做好。

太行崖上人家（国画） 任国锋

聊斋闲品

"宽窄"里的处世智慧

♣ 龙建雄

新近读到一个故事，感触颇深。

清末年间，陈树屏在湖北江夏当知县的时候，张之洞是湖广总督，谭继洵是湖北巡抚。陈树屏与张之洞关系不错，但张之洞与谭继洵虽为湖北军政要员，可关系极为一般，时有矛盾发生。谭继洵就是"戊戌六君子"之一谭嗣同的父亲。

有一天，张之洞和谭继洵等人在长江边的黄鹤楼举行宴会。席间，有人说到江面的宽窄问题，谭继洵说是五里三分，自己曾在某本书上看过。张之洞沉思了一会儿，故意说是七里三分，他自己也曾经在一本书中见过这样的记载。

督巡两大官员相持不下，在场的其他官员不敢多说什么，眼睁睁看着他们双方借着酒劲互怼起来，场面一度尴尬至极。于是，张之洞派人去江夏县衙召县令来裁决。知县陈树屏听完来意后，急忙整理着装，立刻奔赴黄鹤楼。他才刚刚踏进门，张、谭二人就大声问道："陈知县来得正好，汉水在你的管辖境内，知道江面是七里三分，还是五里三分吗？"

陈树屏对张、谭二人的过节早有所闻，听到他们这样一问，当然知道他们是借题发挥，且是考验他立场的特殊时刻。论官职，陈对张、谭两位大人谁都不敢得罪，讨好哪方都是费力不讨好的结局。陈树屏行礼节之后，从容不迫地拱拱手说道："回二位大人，江面涨水之时是七里三分，江面枯水之际是五里三分；张总督指的是涨水，而谭巡抚指的是水落，两位大人都没有错，没有什么值得怀疑。"

张、谭二人本来就是信口开河，听了陈树屏这个有趣的圆场，鼓掌大笑，一场明争暗斗的僵局就此化险为夷。陈树屏深知自己两边都得罪不起，但又绝对不能选边站队，这个时候做出"谁也不得罪"的决定是绝地求生的最好办法。

读第一遍的时候，估计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与我感受一致，陈树屏这种谁也不得罪的做法就是一种"墙头草"行径，理应遭人唾弃，大丈夫敢说敢做敢担当，喜欢不喜欢理当爱憎分明。不过，再细细品味，你就会觉得给陈树屏贸然扣上"墙头草"的评价有一些武断，这样的评价恰恰暴露出我们鲁莽和肤浅之处。两边不得罪，其实是一种"等距离"外交，是一种中庸之道，其目的是在冲突之初更好地保护自己，为自己将来挺身入局之时能够抢占有利先机。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说，这与"墙头草"有本质区别，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

现实生活里，我们像陈树屏知县一样遇到做"夹心饼干"的机会，时常在小家庭、朋友间、职场里发生。那种所谓的对和错，无外乎是你看到了满，他却看的是满则溢；路人甲说东偏西，路人乙则说东偏西北；他说那是灯照射的影子，她则说是人的影子。这种"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"的事情有时让你哭笑不得，也有时让你左右为难，要是对方都是你的贵人，你的闺蜜、铁杆，甚至你的上司，这种决策往往让你难上加难，痛苦不已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不妨试着学一学陈知县，逆向思维来解决问题，以等距离外交的方式着重分析两个答案的产生原因，其结论不涉及上纲上线，让争论的局面由一场闹剧变成喜剧，最终皆大欢喜，双方满意，这样的方法何乐而不为呢？

双方不得罪，不是无原则、无主观，更不是充当"和事佬"，它是灵活的聪明，是看透的睿智。在待人接物中，有的人外表看起来敦厚老实、和气有度，但其实表里不如一；有些人外表看起来严肃有加，格格不入，可内心却通情达理、豁达敞亮。所以，在与人交往中，遇到知心的人，即便表示赞美也要言而由衷，要是不小心遭遇到不喜欢之人，即使互怼也尽可能不用恶毒之言，"他日好相见"要比"仇人相见分外眼红"好很多。等距离与人交往，会换来人生里的海阔天空。

荐书架

《风声鹤唳》：一部高能烧脑的谍战传奇

♣ 欧阳婧怡

长篇谍战小说《风声鹤唳》通过精彩的人物塑造和引人入胜的情节，重构了那个波谲云诡的战争年代。作家通过对情节排布的控制，下足了功夫，在行文中构建了真实的压力，使得这个悬疑故事产生了在那个时代特有的窒息感。小说节奏紧凑，如同一首激昂的交响曲，从神秘电码的破译，到审讯室里的心理交锋，每一个音符都精准无误，环环相扣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，将加密电码、特工训练、情报传递等谍战细节描绘得栩栩如生，读者仿佛能触摸到那个隐秘战场的冰冷与残酷。

《风声鹤唳》不仅是一部高能烧脑的谍战传奇，更是一首战争年代的人性之歌。书中的主人公们用生命诠释着"唯祖国与信仰，不可辜负"的誓言。他们隐姓埋名，在寂静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。当主人公风宸说出"从我跨入战场那刻起，注定一生都会是不为人知的无名之辈""你没有听过关于我的一切，事实上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"时，道尽了无数地下工作者的心声，他们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，只为守护心中的信仰与家国大义。同时，小说也深刻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。在复杂的局势和生死考验面前，每个人物每一次的选择与挣扎，都折射出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光芒与暗影。这种对人性、信仰和忠诚的思考，可以跨越时空引发当代读者的共鸣，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，激发起强烈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。

散文诗页

走来走去的雨

♣ 华 之

下雨了，我不担心院里惺忪的炉火，和刚劈好的柴，我担心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被浇灭，还弄滑了邮差经常爬的那道坡。

如果星星还在，母亲的梦就是完好的，她像母鹿一样安详地睡觉，粗布棉被微微起伏，有时梦呓，是含混的父亲的名字。可是雨夜潮润，母亲的梦就会涩滞打滑，半夜里，幽幽的叹息升起，像院里喇叭花此起彼伏打开的声音。

童年的雨，从来没有落在我和弟弟身上，只打湿母亲眼眸和背。她弓着身子，在冒烟的厨房和西屋之间跑来跑去，摆好饭菜。她用塑料布遮着我和弟弟的头，踩着拖沓的泥水，送我们去学校。她踮着脚尖在院子里跳跃，避开一个个小水洼，端着塑料盆喂鸡、喂猪。她戴着斗笠和蓑衣，在南洼的自留地里，刨开一个个小窝，种下豆角和南瓜。她看着我和弟弟在檐下接雨，用手指戳雨泡，她对着一院琐碎的雨幕发呆。

那些雨，如果能落地成字就好了，我知道妈妈喜欢读。

我扭回头看看母亲，问："妈，邮递员什么时候来呀？"

我不盼望信，我盼望母亲看信时的笑，像弯弯的月牙，在字句里轻轻浮起，连同月牙周围浅柔的光晕。

母亲说："等天晴就来了。"

那时，南风起，在灰暗天空掀起一角干净的蓝。雨知趣地退后，我和母亲都向门外张望，只有弟弟嘟嘟囔囔："下一点雨就不下了，还没去抓西山的龙蛇蚤呢。"

那场雨什么时候开始下的，竟然不知道，像数学课上难以求证的无解方程，放学的时候，雨还没停。

县城一高的下课铃声很隐蔽，只是短促的一声。但同学们都为之一振，身形高出许多，手在抽屉里窸窸窣窣摸索，碗筷发出清脆微响。老师悻悻扔掉粉笔头，整理好讲义，在讲桌上重重一磕，拂袖而去。我们像鱼一样游出教室，冲向百米外的食堂。

雨如软烟的帘，漫无边际，操场和树木都静立在雨中，楼上楼下教室里蹿出的学生，却像突如其来的风一样，挤乱雨脚。吃饭得排长队，无暇顾及其他，早去是唯一道理。只是食堂门口的小土坡泛着亮光，湿滑如蛇。

男生们先是退后几步，助跑，箭一样冲上去，脚步拖出长长泥痕，女生都在后边犹豫。我缩着脖子，怀里揣着碗和勺子，怯懦挪动步子，脚底如树木生出根须，抓紧泥地，亦步亦趋。但还是在临近坡顶时脚下一滑，一只手下意识按在泥里。乡下小摊上买来的运动鞋，湿沉且薄，一点儿也不防滑。

"来，手给我。"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。

我抬头，竟然是他。

我无数次上课时，把目光偷偷瞥向那抹微卷的头发。我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衫，进教室时费尽心机，从他袖口镶白边的蓝夹克身边走过。我磨磨蹭蹭整理书包，跟在他和一群嘻嘻哈哈的男生身后下楼，盼望他回头看。

按概率学分析，一班75个人，每天两两相遇的概率只有近三千分之一。

但现在他就站在我面前，还向我伸出了手。而我一只手按在地上，满是泥污，另一只手端着饭碗，碗里还有一罐头瓶母亲腌的咸菜。

那场雨，在我心里下了整整一个秋天。直到毕业，我对他再无期待。

我的青春是纸糊的灯笼，只有黑暗里虚张声势的美，我的爱意是纸里透出的朦明，经不起一场薄透的冷雨。

雨在夜里，有一种检索灵魂的犀利。

它敲打万物，也敲打人心。它滋润山河，也渗透自身凉薄。当我们聆听它时，它已窃取人间全部秘密，它不说，只有禅意而生动的滴答，是泄露，亦是掩饰，是接纳，也是回避。

夜半听雨，那人都是孤独的。哪怕此刻正枕在一个人的臂弯，哪怕鼻息扑面，锦被环伺。雨声构筑的隐秘通道，指向内心无可抵达的角落，爱够不着，恨也够不着，如秋日树梢最顶端的一枚果实，只能静等时光慢慢摧毁，无力且忧伤。

可那晚，当我聆听深夜的雨声，内心却洁净而安然。因为，我和雨都在黑暗里。中年人的安全感，也许就来自这些：不必见面的交心，不必设防的陌生，我如雨，无须交待来路和归处，雨如我，随手倾倒的烦恼会在天亮时，了无踪迹。

他在半夜醒来，睡意还未消，听见窗外扑扑簌簌的响声，茫然问道："下雨了？"

我说是。

他懊恼地咕哝着，昨天刚洗的车。说完，又翻身睡去。

我脑海里，却是草木低伏的温顺，万山千壑的雀跃，在无边广大的喧嚣和无边广大的静默里，灵魂走上前去，和一段旧年的雨，相识，拥抱，重逢。

人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是孤独的。雨也是。它们有时可以不分彼此，有时，却无比清醒地守着边界，即便一个紧挨着一个，也拥挤而有秩序，肃然且端庄。

夜来了，雨来了，人间落满诗句。

"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"。这样的句子，乍听鲜暖，后来才想到，杏花一定是雨做的，被深夜无眠的人采摘，在清晨趁新鲜卖掉，连同他们手纹里的孤寂。

谁会采摘孤独人的表情，在人间贩卖，它在夜晚是泪，黎明是笑，如带雨杏花。

夜半，听到敲门声，率性而细微，像小鸟剥啄。啪，啪，隔一会儿又是两声。拉开吱呀的木门，一团漆黑里行走着雨。一会儿，又有微微敲窗声，推开方格的小窗，一霎清凉里裹挟着雨。

从少年到中年，一次次跑去开门，一次次空无一人。雨从不接受我的邀请，不像月光翻过窗棂，入室长谈。不像星星长久而深情的凝视，传递几万光年的情意。走来走去的雨，走来走去的大地和人间，它只是路过。

信手敲敲门，推推窗，不期待回应，也没有停留的打算，只是摸摸窗棂上的花纹，看看门缝泄露的灯光，吹一下指尖上的灰尘，继续走，像参观一个偌大而古老的庭院。

屋子里那个醒着的少年，那个一次次跑去开门，一次次殷勤探看少年，终于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了，她蹒跚着转身，熄了乏倦的炉火，倒了桃花的茶盏，独自喝温和的酒，甚至收了暮年的草垫。

都是过客啊，何必期待温暖，长远，花好月圆。

雨在大地上走来走去，从不回头。